



《覺醒年代》總製片人劉國華。
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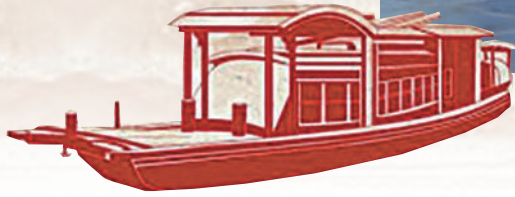
《覺醒年代》導演張永新。
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

獨家專訪

說起中國共產黨的歷史，世人皆以「1921」為始，此可謂「知其然」，但對其「所以然」，卻鮮少濃墨書寫，內地電視劇《覺醒年代》填補了這一空白。雖然是一段「史前史」，由於風雲際會，英傑群起，故事張力十足，更兼電視劇主創團隊的傾心打造，使《覺醒年代》成為了2021年第一部現象級劇作：甫一播出，即引發轟動；接續重播，仍熱度不減。近日，這部劇作的總製片人劉國華、導演張永新在北京接受了大公報大公網的獨家專訪。在深入細膩的懇談中，兩位幕後「大管家」解密了《覺醒年代》諸多不為人知的創作秘辛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

紅船從何而來 《覺醒年代》解密



說起建黨的標誌，人們都喜歡提及那個頗富象徵性的喻體——南湖的紅船。「如果說，這艘紅船回答了『共產黨從何而來』的問題，那麼，《覺醒年代》回答的便是『這艘紅船從何而來』。」對於這部劇作的主旨與題材，導演張永新開門見山說。

6年打磨

《覺醒年代》反映的是從1915到1921年這六年間的故事，也就是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，再到中國共產黨成立這個階段的歷史。「這部劇反映的是一個思想覺醒、文化覺醒的宏大時代，反映的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建立的歷史畫卷。立項之初，上級部門就要求，一定要把這部劇拍成叫得響、立得住、傳得開、留得下的精品力作。」總製片人劉國華回憶道。巧合的是，為了寫好這六年的故事，編劇龍平打磨劇本也用了將近六年時間。

「好劇本是一個好的基礎，但如何精準呈現那個時代思想流變的過程？如何用可親可感的方式入得觀眾的眼？則是我們進行二度創作時面臨的最大難題。」張永新說，「我的一個指針就是：要做一部活生生的劇，也就是讓角色『說人話、辦人事』，呈現出人物鮮活的個性。」

事實上，《覺醒年代》的劇中人非同一般。陳獨秀、李大釗、毛澤東、周恩來、蔡元培、胡適、魯迅……隨便請出一位，都是在中國近代史上響噹噹的大人物，甚至說都是一部戲當仁不讓的「男一號」。但這一回，眾多「男一號」們卻要在部戲裏競逐風流。「處理不好，就會造成角色的扁平化，甚至會引發觀眾的質疑。於是，如何準確呈現主要人物的風骨，便成了我們下功夫最大的地方。」張永新說。

180天猶疑

如果說，「搭建好劇中人」是導演面臨的第一道考題，那麼「搭建好劇組人」就是製片人需要跨過的第一道關口。如今回看，《覺醒年代》氣勢恢宏，質感十足，戲劇性佳，真實感強。給人感覺，從台前到幕後，整個團隊十分聚氣給力。但只有劉國華知道，為搭建這個團隊，自己經歷了多少次「三顧茅廬」。

「成功拍攝一部作品，簡單說就需要本子、班子、票子。在劇本和投資都有了着落的情況下，盡快搭建一個強有力的團隊，就成了最重要的問題。而一個團隊的核心就是導演。於是我第一時間撥通了永新導演的電話。」劉國華回憶說，最初張永新爽快應允。不過，隨著對劇本了解的逐漸深入，導演開始產生猶豫。

《覺醒年代》主題宏闊，人物眾多。要在浩如煙海的資料中梳理出思想流變的線索，在革命先驅、文化大家中找到彼此深層次的牽連，要對人人皆知又似乎又不甚了了的眾多「名場面」進行視覺呈現，要在政治性與藝術性、歷史性與生動性上做到最佳

的平衡，如此種種，完成《覺醒年代》這道考題，難度可想而知。

張永新回憶說：「開始我對這個題材很感興趣。後來，我開始擔心自己能否駕馭得好。最後，國華找我做了一次長談。關於這部劇會是什麼樣子，應該是什麼樣子，以及影視人的責任與雄心。」那次長達四個半小時的聊天，徹底坚定了張永新一定要站上考場、交上佳作的志氣與信心。而從兩人第一次通話，到真正着手組建團隊，製片人、編劇、導演之間的溝通與商榷，足足用去了半年時間。

16字「方針」

張永新確定「操盤」之後，劉國華又逐一邀請各位主演，大家的猶豫出奇地相



▲《覺醒年代》講述1915至1921年發生的故事。



▲劇中其中一幅版畫插畫。



▲張永新（前排左一）在片場為演員說戲。



▲劉國華（中）為籌建《覺醒年代》劇組多次「三顧茅廬」。

似。能否演繹好這些名望如山的巨人？能否呈現出人人心中有的那些「名場面」？很多演員望而卻步。一次談，兩次談，劉國華自比像「說客」一樣，激活了一個個主創人員心中的創作欲望。

「我能理解，正是由於各位老師對那段歷史充滿敬畏，對這部戲充滿期待，對自身的儲備和能力又十分謙虛，所以他們才會一次次婉拒我。」劉國華說，但先驅的故事擺在那裏，先人的精神激勵着他們，對高峰作品的企及慾也「撩撥」着他們，於是，他們最終走到了一起，大家是那樣的心氣十足、滿懷熱血，彷彿劇中人一樣。

為了增強劇作質感，劉國華和張永新邀請中央美院、天津美院聯手創作了一批精美的版畫插畫；為了凸顯角色的底蘊與氣度，邀請詩詞專家為于和偉（劇中陳獨秀扮演者）設計高唱《定風波》；為了精準還原歷史上的「名場面」，邀請外交專家把關巴黎和會等重要場景；為了客觀呈現「南陳北李」所在的地域特點，邀請民俗專家對入畫的各個細節進行「掃描」……就這樣，一部精品力作在「各路神仙」的保護護航下，成功「過海」。

從第一次開機八個月時間，到第二次補拍，再算上後期剪輯，《覺醒年代》劇組一共用了三年半的時間，以「精雕細琢」的態度和水準，完成了這部大戲。如果算上編劇撰寫劇本的時間，整整是「十年磨一劍」。劉國華透露，全劇組在創作過程中始終堅持十六字方針：「如履薄冰，抱定宗旨，全力以赴，盡善盡美」，「現在我們可以說，這些要求我們基本做到了」。

300雙眼睛

《覺醒年代》中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：李大釗站在火車頭上，向數百位工人兄弟介紹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。「我當時向執行導演團隊提出要求，就是要從所有演員的眼睛裏看到精氣神。」張永新回憶說，現場三百多位群演來自五湖四海，對於他們能否準確傳遞出那種情感，自己心裏並沒有底。

拍攝現場，當李大釗喊出那句著名的台詞「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，我們自己的國家，我們不愛，誰愛？」後，張永新發現現場瞬間凝固了，所有人都像怔住了一樣。而他在監視器後面清晰地看到，所有演員的眼睛都是晶瑩剔透的，很顯然，大家都被那種氣氛感動並融化了。以至於當時張永新數次喊停，現場所有人竟然「無動於衷」。

「那一刻，我真真正正體會到了同為中國人，彼此之間心靈的相通與交流。」張永新說，是那句台詞擊中了每個人的心，是那段歷史感染了每個人的情，也許這就是《覺醒年代》最動人的地方。



《覺醒年代》劇照。

飽含深情

「在拍攝過程中，我和導演經常在現場或後期機房中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兩個大人，忍不住流下熱淚。」《覺醒年代》總製片人劉國華回憶道。《覺醒年代》是一部歷史劇、正劇，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「男人戲」，但是這並不妨礙它飽含的深情。劇中陳獨秀送別兒子時，隱而不發的濃濃父愛；「南陳北李」相約建黨，面對餓殍遍野時的嚎啕大哭……凡此種種，父子情，同志情，都讓劇組人員深深動容。

「鏡頭前，演員噙淚；鏡頭後，導演灑淚。」劉國華說，這種沉浸式的拍攝，既給觀眾帶來了沉浸式的體驗，也打開了當代人與歷史先驅們隔空對話的窗口。劇中每個人物退場時，屏幕都會給出簡要的字幕，概述其一生貢獻。在陳獨秀之子



▲劇中陳延年退場時，字幕簡要地介紹了其生平。

陳延年英勇就義後，屏幕打出的字樣包括：「寧死不跪，被亂刀砍死」。「我第一次看到這兩句話時，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。」導演張永新回憶說，當年，陳延年也不過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，他也是血肉之身，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撐着他，在面對敵人屠刀時，可以昂首而立？「我想，他的心中一定有一團火。」

精神遺產

《覺醒年代》播出後，劇組也收到了很多觀眾的回饋。「從耄耋老人到翩翩少年，觀眾們都給予了寶貴的肯定。」總製片人劉國華說，特別是年輕觀眾的追看與熱捧，更讓劇組深受感動。「以往我們總覺得，歷史劇和主旋律是



▲《覺醒年代》受到年輕人的熱捧。

不是天然地和年輕觀眾有距離？這一次我們真正明白了，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，這種距離只不過是人為設置的一堵牆而已。」

按劉國華的話說，劇組在拍攝過程中，下足了「笨功夫」。「苦功夫」「硬功夫」，在史實中抽取細節，在人物上挖掘靈魂，「我們要要求自己做到『細節控』，最終我們用大量的細節，做到了尊重歷史、還原歷史，尊重觀眾、奉獻觀眾。」

鏡頭內外俱灑淚

觀眾完成二次創作

這部劇對青年的教育意義，劉國華與導演張永新都談到，「百年以前，陳獨秀、李大釗、毛澤東、周恩來等先輩，他們就是當年的八十後、九十後、零零後，他們也是曾經那個少年，但是為了國家，他們捨棄小我擁抱大我，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。年輕觀眾或許正是看到了這一點，才深受感動，才有了覺醒。」

張永新說，在那樣一個波瀾雲詭的時代，先輩們完成了了不起的壯舉，展現出高貴的精氣神。因此，真正打動觀眾們的，應該是先輩們身上那種偉大的人格，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可貴的精神。「所以我一直有一個說法，作為創作人員，我們完成了這部劇的第一次創作，而我們的觀眾朋友則完成了這部戲的第二次創作。」